



狐妖缠我

HUJIAO
MANCHAN

夜半离 著

修炼4年的妖狐大叔，**邪魅强大**，
化身为正太，俊美体贴。

她爱的是他的“**身**”，还是那个“**魂**”？





HUJIAO
MANCHAN

夜半离 著

狐妖 变缠

修炼千年的狐妖大叔，邪魅强大，
化身为正太，俊美体贴。
她爱的是他的身，还是那个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狡蛮缠/夜半离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75-2741-4

I. 狐… II. 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3992号

狐狡蛮缠

作 者: 夜半离
选题策划: 阅读时代
责任编辑: 丽 慧
特约编辑: 邢 侠
责任印制: 蓝 婷
美术编辑: 肖红燕
装帧设计: 木易·金设计室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5-2741-4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质量投诉: 010-64745288



目录

卷一：青叶竹，乐陶陶，俯仰自逍遥

- | | | |
|----|-----|---------|
| 2 | 楔子 | |
| 4 | 第一章 | 从天而降的哥哥 |
| 17 | 第二章 | 鬼魂的一首歌谣 |
| 30 | 第三章 | 庄生迷梦灵雀飞 |
| 44 | 第四章 | 夹竹桃与负心人 |
| 54 | 第五章 | 纠结莫名的四人 |
| 72 | 第六章 | 米家正太准夫君 |

卷二：红杏闹，伊人笑，桃花簇妖娆

- | | | |
|-----|------|----------|
| 92 | 第七章 | 皇甫醉酒寻佳人 |
| 107 | 第八章 | 无法离去的小鱼 |
| 122 | 第九章 | 神与魔的暗中较量 |
| 140 | 第十章 | 穿越女的前世今生 |
| 153 | 第十一章 | 不得不赴的约定 |



目录

卷三：絮儿飘，流年老，微醺舟中靠

166	第十二章	解不开的融仙之谜
181	第十三章	血战融仙之巅
194	第十四章	七世之约不能忘
215	第十五章	纵是重逢已惘然
236	第十六章	鬼医公子乃故人
252	第十七章	以命相搏山魁心

卷末：春水绕，炊烟袅，执手一同老

272	第十八章	修罗大殿主千岁
290	第十九章	自投罗网与君决
309	第二十章	张开的阴谋之网
322	第二十一章	充满野心的女人
331	第二十二章	生死全凭你一句
348		尾声

卷一：

青叶竹，乐陶陶，俯仰自逍遥

古沐风是九尾，古弄影是左小蛮。他对她的疼爱不单纯，有利用的成分；她对他的感情不纯粹，有谎言的参与。他们各怀目的、各怀心思，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楔子



某个不知名的年代，春季，夜，无风。

那一天，杀孽染红了大地，翻滚汹涌，如同一团熊熊烈火，疯狂席卷了早已不问世事的左氏村落，他们遭遇了意料之外的灾祸。一夕间，人们还来不及目睹这古老氏族的神秘风光，它已在太阳升起前，从大地上悄然覆灭了。

左氏，传说中天生惯用左手的人，他们与用右手的人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只是碍于世人怪异的眼光，才纷纷集合到了一起，久而久之，离群索居的他们便几乎与世间隔离了起来，成了不为外界所熟悉的一个独立群体。

尔后就有流言传闻，用左手的人天生就是妖孽。

传闻毕竟是传闻，没有任何杀伤力，可若是权利最巅峰的人金口一开，那效果便不同凡响。当今圣上只说了一句“异类不除，朕寝食难安啊”，就令众将士群情激奋，纷纷英勇地请命去攻打那与世无争的小村落。他们聪明，他们懂得不问原因，想尽办法讨皇帝的欢心；他们聪明，知道要买通左村的内应；他们聪明，早早晓得那村里有着巨大的财富。

可是，这群看起来很精明的“忠臣”却不知道，皇帝老儿这话的来源，不过是一个得宠小太监吹的枕边风。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命运的愚弄罢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也许下一刻，就会有报应。

大批官兵和江湖人士以破竹之势冲进了左村，他们挥舞兵器，就像砍萝卜、青菜那样砍杀村里的活口。毫无预兆的灭顶之灾让村民们惊慌逃窜着，最终在利刃与马蹄之下魂飞魄散。

原本美丽的古老村落一夜间尸骸遍地，腥风习习。

正当他们还在为这轻易得来的胜利而狂笑庆祝的时候，一声尖啸刺破云霄，像是某种神迹昭告天下。天地忽然进入无边的寒冷，白色的雪花纷纷落下，掉在未干的血上，一片，一片，旋转落下，温柔地覆盖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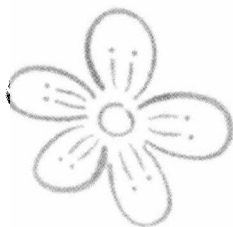
在场所有人都失了神，丢下兵器，蜷缩起了身体，他们冷的不是身，而是心。他们感觉到有一种恶意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让人畏惧到这般田地的，定然是神仙，或者是妖怪。

他们终于知道，这天，打破了左族对外的结界，同时也将九尾狐的封印揭开了。

九尾狐，他是最魔魅的妖。相传，只凭一双眼，就能把人鬼神魔、世间万物的魂魄勾走。他冷酷、残暴，却是美得教人无法直视，美得教人无法用浅薄的言辞来形容。

那一声划破天际后，春去秋来，却还是未曾见进了左村的人再回来。很久以后，人们茶余饭后又多了个话题，他们都在说：“那些人一定是死了，而九尾，他回来了。”



第一章 从天而降的哥哥

大漠阳光，灼热晃眼。

黄沙尘土叫嚣着翻飞，这里的风，如同钝了的刀刃，划过人的肌肤，不会流血，却疼得厉害。

一抹娇艳的红出现在人烟罕至的荒漠之中，风夹杂着漫天的黄沙，迫不及待地逼近，划在左小蛮细嫩的肌肤上，而她似乎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已然习以为常，只是用袖口抹了抹脸颊，擦去扰人的沙粒，动作显得随意而又粗鲁，漂亮的小脸上满是笑容，仿佛天塌了，她也依旧会笑着面对。

随即，她朝不远处瞥了一眼，不停擦拭的手稍稍停顿，兀自低语：“又有人死了呢。唉……”叹息声很长，表情却是司空见惯的淡漠。

在大漠这个洪荒世界里，死人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就如同天要下雨、人要吃饭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人随时可能会遇到沙暴，或者失去赖以活命的水源，又或者惨遭同类的残杀。

有人活着，就必然有人死；有强者掠夺，就必然有弱者被吞食。左小蛮还听说过，这片像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沙漠里，有恐怖的妖怪出没，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不过她不信，若真的有，怎么她没见过？

左小蛮难得多事，她走近了些，蹲下身，检视这个死了的男人。他的死相颇为奇怪，胸口上敞开个很大的洞，心脏早就不见踪影，似是被人剜了出来，伤口却是参差不齐。与飞旋的黄沙一同凝固成块，褐色的，那是枯竭的血。

那男人的脚边还伏了个小小个子的女孩，从身材上来看，应该同左小蛮差不多大。她看见女孩的面容时，不禁愣了愣，这张脸，和自己的太像了，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可惜，她是死的，她不会告诉左小蛮，她是谁。

左小蛮只是微微错愕了一下，眼波一转，转身办起正事。她先是翻了翻男人的衣衫，接着走到后边，再次翻过那具僵硬的小躯体，突然，左小蛮眼睛一亮，

伸出手去，目标很明确，一下子就从死人的腿边捡起一块漂亮的玉坠子。

她将红色的细绳捏在指间，摊开掌心，映着阳光，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枚精致的玉器，从这通透的色泽和上乘的雕琢工艺来看，这回她是捞到了大便宜。

想毕，她悠悠地笑了，笑窝浅浅的，露出两颗小虎牙，教任何人看了都觉得可爱，恨不得搂在怀里疼爱一番。可左小蛮嘴唇微微钩起时，笑意不达眼底，那种愉悦而冰冷的笑靥，有着不符合年纪的成熟。

左小蛮是个小贩，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早地起来，随后徒步到十几里外的边缘古城去贩卖驼铃。只要遇见流浪的旅人和集结的商队，她都会以最甜美的声音、最真诚的笑靥主动向他们推销自己的驼铃。

她似乎极满意今天意外的收获，这可比平常卖驼铃赚到的钱多，来得也容易。要不是如此，她哪里会有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哪里会浪费奔去集市占地儿的时间？

背篓里叮当作响的驼铃在提醒它的主人，该走了。左小蛮又叹息，也不知道在叹什么。或许她觉得叹息也算是一种哀悼的方式，毕竟她拿了人家的东西，做些什么也是理所当然的。

临行前，左小蛮从怀里摸出一把精巧的匕首，匕首上的宝石闪着妖异的光芒。她拿它割下男人与小女孩脑后的一束头发，扎绑至那男人遗留的剑身之上。然后，她攀到前方高耸凸起的土坡上，将剑悬挂了起来，两束头发，顺着大漠的风势飘扬。

她朝着那个方向扬手，犹带纯净的笑容：“去吧……”仅一句话，权作送别。

但凡来过荒漠的人都知道，沙漠里有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当你在沙漠里遇见已经死掉的人时，应为死者剪下一束发，放在不被风沙吞噬的地方，算是为这些客死异乡的可怜人立了个无名冢。有一天，他们会随着风的方向，到达下一世的轮回。

左小蛮从高处跳了下来，稳稳地站定，擦干净手掌，然后掸了掸皱巴巴的衣衫。才出来没多久就惹了一身土，哑叔叔若见了她这副邋遢模样，定然又会是一顿好打。

她瑟缩了下，反射性地摸了摸左手的伤疤，那里好像还在隐隐作痛。

每当左小蛮首先伸出左手时，哑叔叔就会劈头盖脸地一阵拳打脚踢，每每以这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强迫她不准习惯性地使用左手。哑叔叔要她忘记自己的姓氏，忘记自己的家人，然而却时时刻刻激起她的仇恨。

哑叔叔将她由一夜间被毁灭的左氏村庄里救了出来，而左小蛮那时早已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原本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湮灭，眼泪都不知道怎么流。

她只记得那些儿时的玩伴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死相凄惨；她只记得与她最要好的轻寒哥哥在村子被人袭击前，忽然失踪不见了，左小蛮在漫天火光中听到有人嘶吼夜轻寒爹爹的名字——夜良孟，他们都在痛苦地咒骂，说他们一家背叛祖先，不得好死；她只记得父亲将终日不离身的左手剑递给了自己，那是一把男儿的佩剑，他说：“你要活下去……左……”话未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左小蛮忘记不了，临终前父亲那怨恨的眼神，从来都是温文和气的父亲，他最后一刻流露出来的，是恨。父亲恨不公的命运，恨出卖左族的内鬼，也恨不分青红皂白就屠杀左氏族群的右利人。

世间有黑白、对错、曲直，而左右竟也能成为人们区分自家人的标准。左利，即是左撇子，他们在右利人的心目中，就是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一方。左，是旁门左道；左是邪，是错，是不干净的存在。

人多的那一方，总是占便宜。左撇子，只是少数，只是异类。

那天，左小蛮一抬头，就看见了哑叔叔，泪眼朦胧中看不清他的表情，即使离得远远的，也能感觉到他周身散发着铁一样的坚硬冰冷。这个人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左小蛮猜不到他的来处，也不晓得他为何而来。

他揪住她的领子，面无表情。那时候，左小蛮真的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死亡，可是没有，哑叔叔带她来了沙漠。一路上，任凭左小蛮怎么挣扎、怎么示好、怎么问他，他就不说只言片语，像哑巴一样。所以，私底下，左小蛮给他取了个别号，叫哑叔叔。

谁知远离尘烟后，竟是另一场痛苦。

哑叔叔日日矫正她的习惯，日复一日的折磨，就像驯服小兽那样。他不会开口骂她，只是没有预兆的，对她抡起鞭子就是一顿毒打，直到左小蛮连连求饶，指天发誓再也不会用左手吃饭，再也不会用左手写字，哑叔叔才会放下那已经沾血的凶器。

左小蛮被打后抽抽噎噎地独自睡在破陋的小屋子里，风从间隙里闯进来，钻进她的骨髓里，冷得她直哆嗦。好几次，她惊醒过来，梦境里，爹娘的脸上都是血，他们一寸一寸向前艰难地爬着，嘴里喊着：“小蛮……小蛮……”

这个六岁的孩子终于意识到什么叫做失去，终于知道她的人生注定不能和常人一样过。她的姓，是禁忌；她的习惯，是禁忌。她是左族残存的最后一人，她本身就成了禁忌。

从那以后，左小蛮只有一个表情，就是逢人就笑，甜甜地笑。

身上的驼铃发出脆响，赶走她的思绪。回忆，只能埋葬。

左小蛮伸手挡了挡闯进眼睛里的沙子，风从指尖缝隙轻易穿过，她望着有些粗糙的手指，想起自己住在这片荒漠里已有八年，她今年十四。

“救——命——啊——”左小蛮的惨叫声穿透天际，连云朵都跟着这呼喊颤抖了起来，急急散了去，不见踪影。

她伸出细瘦的胳膊想挡住眼前的怪物，双腿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先人果然没有骗她，这世界上真的有妖怪，并且各个长得奇形怪状、各具特色！若是稍

微有些人形也就算了，可瞧瞧这群腐肉横飞，却仍旧上蹿下跳的怪物，它们的肠子随意地淌在外边，像是一条条诡异的尾巴。

如果妖怪长得好看就能迷惑人的心神，那样的妖叫做妖精，人分贵贱，妖也一样。

以后，长辈们说的话，有些还是要信的，只不过，左小蛮怀疑这个觉悟会不会来得晚了些。

呜呜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只记得自己高高兴兴地从集市回来，玉佩不仅被人买走了，还得了个好价钱，左小蛮觉得今天的运气出奇的好，可没等她高兴一小会儿，就出现了横在眼前的妖魔鬼怪。

这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妖怪，眼睛直直地盯着左小蛮，一副要将她生吞活剥的愉悦模样，手舞足蹈，唧唧喳喳。他们时不时发出怪笑、尖叫，还有咕噜咕噜的声响，那是妖怪们的肚子在打鼓。

他们想，吃了左小蛮！

“这小姐竟然能看见我们……嗷嗷，真有趣……嗷嗷嗷！”白色的破布下，有个怪物在兴奋地乱嚷，它只有一只眼睛，黑漆漆的眼快速地转了起来，仿佛觉得很不可思议，死死盯着左小蛮，瞪得用力过猛，眼球骨碌碌地掉在地上，掉在小蛮的跟前。

左小蛮冷汗淋淋，白了一张小脸，连连往后退，一语不发，咬紧牙关，拔腿就跑，不敢往后看一眼，就是拼命地跑。

那群急切不已的妖怪见猎物想要溜走，立即扑扇翅膀的扑扇翅膀，长几条腿的迈几条腿，纷纷追了上去，他们并不担心左小蛮会逃走，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那么多条腿。

终于，左小蛮被一头看起来像马又像羚羊的怪物捉了回来，它张嘴，喷了口浑浊的臭气：“小姐，再跑，我就踢死你。”

“踢死？怕是先被你熏死。”左小蛮心里这样想着。

“长得真可爱哟，哟哟哟！”一个猪面獠牙的小妖怪扑到左小蛮的脚边，拽住她的鞋，垂涎地红了脸。它微微伸出舌头，如同品尝佳肴般，舔了下小蛮的小腿，眯起小眼睛满足地喟叹了一下，然后呼朋引伴道，“兄弟们，快来吃啊，这个小姐的肉肉好香呢。一定比之前吃过的人心还要美味。”

左小蛮只觉得身上一阵冰凉，那黏黏的液体肆意地淌在肌肤上，恶心异常。

“不行，还不能吃她！”人面虎纹的大个子妖怪沉声说，“她把我们的玉佩拿走了。”

众妖怪听了，面面相觑，良久才反应过来。

什么玉佩？

哦……就是左小蛮捡来的玉佩。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玉佩……找不到玉佩，云斑大人会杀了我们的！”原本抱着左小蜜小腿的猪头怪跳了起来，两只蹄子戳着她的胸口，好像很生气的样子，猪脸涨得血红血红的。

“怎么办？”响尾蛇妖阴险地一笑，鲜红的舌头一吐一收，看着小蜜有了主意，“要不，你就把玉佩还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你留个全尸。否则……就把你吃个一干二净！嘶……”

左小蜜瞪着蛇妖探出来的舌尖，鲜红的，像把尖利的小钩，心想：惨了！玉佩？玉佩已经换成身上的驼铃了，教她拿什么还他们？“你们跟我回家拿吧。在家里，在家里。”左小蜜只能扯谎，能拖一时半会儿也好，哑叔叔那么厉害，说不定能救她。

虽然左小蜜巴不得早日离开喜怒无常的哑叔叔，可是，这一刻她更想活下去。

“骗人！”九头怪鸟从天际俯冲下来，面目狰狞，尖喙不停地一开一合，语速极快地叫嚷，“她骗人，她骗人！我亲眼看见她把玉佩卖掉了。她把我们妖界的圣物给卖掉了，卖了一两金子。”

语音一落，左小蜜只觉得一瞬间日月无光，她不敢看，只觉得对面那群家伙都亮出了獠牙。

“吼……”

“嘎嘎嘎……”

“嗷嗷嗷嗷……”

妖怪们恍然大悟，做出了愤怒的回应。

“那怎么办？”猪面怪疾速地爬回左小蜜的脚边，“哧溜”，又是贪婪地一舔。他眼中放光，提议道，“吃了她。”

顷刻，欢声雷动。

众妖像是早就编排好的，齐声唱道：“吃了她……吃了她……吃了她……”那欢喜的神色，哪里有丢了妖界圣物的忧心？真是群头脑简单的家伙，只知道饱口腹之欲。

左小蜜装作认命的模样，坐了下来。她转了转眼珠，脸上换了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对那群流着口水的妖怪说：“唉，其实，能够成为妖怪大爷们的食物，小蜜也觉得荣幸。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九头鸟尖尖的声音落在她的耳边，歪着头，面色不善。

“只不过，小蜜人小、身子小，胳膊细、腿细，怕是不够各位塞牙缝。”她叹息一声，用很遗憾的口气补充了一句，“大约……只够一位妖大爷吃饱了。唉……”

左小蜜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众妖的反应。他们神色各异，有几个早在认同地颌首。羚羊怪喷了口气，前肢往前悄悄挪了两步；猪面怪更牢地抱着小蜜的腿，仿佛谁跟他抢就跟谁拼命似的；怪鸟眼一眯，精光四射；响尾蛇攀上虎妖的身体，纠缠

着不让他上前。

“嗷——她是我的。我是百兽之王！”虎怪嘶吼一声，威武雄壮地支起身子，拍得胸脯啪啪作响。

“滚！你还不配给我提鞋呢。”响尾蛇凑到他的耳边，身子威胁地绕在虎怪的脖子上。

那边也闹开了。

猪怪流着口水，不甘心地嚎叫着：“上回我就吃到一块肉，还是馊的，哼哼，害我闹了好久的肚子。这回我一定要多分些！”

“就你这笨样，还想吃肉？”九头鸟的九张嘴一齐讥讽道，“猪就配啃骨头。”

“嗷嗷嗷，你侮辱我！”

“我还践踏你呢，死猪！”

一心只想填饱肚子的妖怪们果然中了左小蛮的诡计，眨眼工夫便起了内讧，由口水仗慢慢演化成了混战，沙漠里尽是狂吼声，从而掀起黄沙无数。

左小蛮四处张望，寻好逃离方向，悄然以手退后，迅速地跳起身子，趁他们吵得火热，飞快地再次逃窜。

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

左小蛮刚跑了没多远，就听后面嘈杂的打闹声歇了片刻，接着，骇人的恐吓声陡然而起，几乎吓停她的心跳。

“抓住她，这个狡猾的人类！”

“她敢挑拨我们。”

“对，一片一片肉慢慢割，慢慢吃。”

“嗷嗷嗷嗷，快追……”

她眼一闭，更是使出了全部的潜力，死命地跑，牙齿直发颤。

天色骤变，乌云滚滚，无边无际的路途上唯剩狂风怒号，一刹那飞沙走石，天地间只剩一片灰蒙蒙。

“咚！”天色昏暗，一心往前飞奔的左小蛮没有注意脚下的石头，一下子摔得极其狼狈。她心下一冷，脑海里浮现出被妖怪蚕食的惨状。

歪斜的夕阳又没有预兆地探出头来，仿若人间的恐怖已经销声匿迹。忽然间，左小蛮听到骏马的嘶鸣声，她下意识地望去——

只见一匹骏马飞驰而来，马上的少年背着光，面容模糊，他倾下身，伸出手，柔声说道：“妹妹，跟我回家。”

左小蛮瞠目结舌，但听身后叫嚣声夹着狂风而来，妖怪们还不肯放过她。

她一急，迫不及待地把手递给他，翻身上马，绝尘而去。

原本愤恨不已的妖怪齐齐停下了追逐的脚步，僵立在了原地，只因骑马驰骋

的少年往后看了一眼，那目光是如此的冷冽、威严。

响尾蛇萎靡地耷拉下脑袋，锋利的牙齿锁得紧紧的；九头怪鸟再次谨慎地嗅了嗅周遭的空气，羽毛刹那紧张地竖起，好动的头也不敢随意动弹，像是石化了一般；其他的妖怪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错愕、惊讶的神情，更多的，眼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只有猪面怪还迟迟钝钝的，未曾发觉气氛不对，他擦了擦嘴边的口水，傻乎乎地问：“怎么不追了？她的肉香香。还有一个小子，吃一双，吃一双……”

羚羊怪提起前脚，对着猪头就是一下，没好气地怒骂：“吃你个头……你没感觉到刚才有股恐怖的力量吗？笨猪！”

响尾蛇整个瘫软在地，原来她不是饿的，而是在害怕。她颤抖着声音，附和同伴的话：“是他，真的是他，我们的王。竟然，是他！”

即便是成妖时间并不长的猪面怪也晓得响尾蛇口中说的是何许人物，自然也明白那个人的厉害，他全身颤抖，肥肉跟着诡异地哆嗦起来。

这个世界，将要变天了。

落日风尘仆仆，斜射出最后一点光。

左小蛮不停地往回望，良久，妖魔的影子渐渐从视野里消失，她终于放下心来，小命总算是捡回来了。

两人共骑一马，左小蛮这才有心思好好打量出手相救的人。她侧过头，眼前的人，星目清朗，微扬起嘴角，像是在想什么愉悦的事情，唇瓣弯成了月牙。

明明是端正俊秀的五官，却带着一身风流的气息。

他看上去似乎年纪也不大，却已然是个好看的坏子，模样精致，就如同她在集市上见过的最美的泥娃娃。左小蛮诧异地察觉，少年的五官竟也和自己好像。

难不成，他错认了妹妹？难不成，他的妹妹就是前几日死在沙漠的女孩？难不成，她可以取代那个女孩的位置，离开这片荒漠，离开哑叔叔，到新的世界去生活了吗？

左小蛮揣测着，一想到这些，心如擂鼓。

“妹妹……”少年又唤，喊回她出窍的心神。

左小蛮愣了愣，眼神与之相撞，一恍惚，那些狡诈的念头又冲上心间，可她不敢说，怕一开口就露了馅，唇启，又矜持地抿紧。

她真的好希望，能够走出这里。

“你是怎么了，弄影？怎么像是不认识哥哥了？”少年从左小蛮身后探出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担忧不已的样子。

左小蛮抵着少年的胸口，闻到他身上飘来一种好闻的味道。她不安地攥紧拳头，

只要一点点时间，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她左小蛮就可以自由了，被鞭打的日子就可以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好运远离自己了。

少年见她如此疏远，显然有些不安，声音轻柔，殷殷切切地问询：“弄影，怎么了，告诉哥哥，是不是你被拐走的这些年里，那些人对你做了什么？是不是，你失去了记忆？还是你那时太小，已经不记得哥哥长什么样子了？”

左小蛮一听，计上心来。“哥哥？我……我不记得了……”她看上去很苦恼，垂下眸子，眼里泛起点点水光，有些结巴，只是因为怕被识穿。

马儿不再前行，少年先利落地跃下坐骑，接着伸出双手，将左小蛮稳稳地从马上抱了下来。看起来瘦弱的他，竟有这么大的力气。

左小蛮有些吃惊，捉着他的衣衫，愣愣地看着他一系列的动作。

少年先让左小蛮坐到一旁，接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圆圆的药罐子，单膝跪在她跟前，轻轻地以手指给她的膝盖抹药，轻声问道：“弄影，疼吗？”

左小蛮的鼻子忍不住一酸，如果她真的是他口中的弄影那该多好。“不疼。”她摇摇头，这大概是之前被妖怪追着跑时磕绊到的，和哑叔叔那根长鞭的威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乖，弄影。一会儿就一点都不疼了。”少年摸摸左小蛮的头，笑了笑，眼里装载着小蛮许久未曾见到过的温情，“忘记了？没有关系，有些痛苦，忘记更好。弄影，我们回家，好吗？”

左小蛮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虽然说谎不是好习惯，可是如果顺着谎言走下去能够得到幸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但，迎接她的会是幸福吗？

这个有些沉默的夜晚，两人各怀心思。

左小蛮笑了，甜蜜的酒窝泛了开来。弄影，她从今天开始叫做弄影。

少年牵着缰绳，慢慢地催马前行，不动声色地看着眼前的左小蛮，若有所思地微笑，一双如水的眸子里有一丝邪气，月光轻轻洒下，他自然而又诡秘地勾起唇角。

这场游戏里，到底是谁骗了谁呢？还是个谜。

渐入繁华处，歌舞升平。

大街小巷，人流穿梭不止，车水马龙兀自前行。这里没有荒漠的风声，只有人声；没有死亡的哭声，只有生机勃勃的笑声。空气里飘浮着浓烈的脂粉味，掺杂着叫卖声，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

左小蛮四处张望，对于新鲜玩意好奇不已，左摸摸，右碰碰。她这才真正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在大漠时只是活着，而现在，才是生活。

左小蛮曾经居住的地方说白了也是个偏僻的山村，她哪里见过这番热闹的景象

象？小桥流水，船舫来往，美女立于桥头巧笑倩兮，乐音不绝于耳，她不禁看得有些懵了，一下子如同置身另一个世界。

古沐风凑过来，揉了揉左小蜜的头发：“怎么傻傻的样子？”

左小蜜不满地推开这只作恶的手，他又把她好不容易绑好的发辫弄乱了。古沐风，就是古弄影哥哥的名字了，而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她左小蜜的哥哥了，她替代了那个早夭的女孩，顺其自然地享受着原不属于她的亲情关怀。

虽然她显得有些气恼，两腮也鼓得满满的，其实不然，左小蜜不讨厌古沐风，甚至对他还有些说不清的异样情怀。

“想要那个吗？”古沐风捏捏她的脸颊，眼神一递，投向不远处的糖葫芦串，嘴角不经意扬起弧度，仿佛逗弄左小蜜就像是逗活泼生动的小狗。

左小蜜瞪了他一眼，一嘟嘴：“好吧，全部。”

“好。全部！”他应言，状似对她的任性显得有些无奈，叹息了一声。为了补偿自己，古沐风再度将魔爪伸向她，左小蜜早有防备，立即灵活地闪避开，末了朝他做了个鬼脸，接着双手推搡他的背，“快去，快去。”

归家的半月路途，古沐风一直将她照顾得很好，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不知不觉，左小蜜变得有些依赖他，依赖这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左小蜜原本也只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与同龄人一样需要温暖，需要关怀。无疑，古沐风给了她最缺乏的东西，而且，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十岁还是六十岁，她们都会暗自欣赏长得好看的男人。

“真是的，小脏猫！”古沐风的指尖轻轻抹掉左小蜜鼻子上的糖块，戏谑地笑她。

左小蜜的脸刷地红了，没了平时的泼辣，反倒有些娇羞之色，直到古沐风狐疑地低下身子挑高眉看她，左小蜜才注意到自己一时的失态，假咳了两声，大声地反驳：“你……你才脏呢。”倒像是往日的性格了，但两抹红晕却仍旧诚实地未曾褪去。

古沐风也不深究，一手拉着马儿的缰绳，一手牵起左小蜜的小手。

沿途走来，市井街头有以卖艺为生的流浪艺人，左小蜜瞥了两眼，不以为意。当她看见卖玉器的摊子时，下意识地顿了顿脚步，思及妖怪们所说的妖界圣物，头皮不禁有些发麻。若是他们哪天再找上门，不知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们的目的地——古家大宅，已不远了。

左小蜜自是不认得古家大宅在哪里，只是一路上时不时地问一句：“快到了吗？快到了吗？”

每次，古沐风都会低下头耐心地回答她：“快了，快了。”一双眼睛流淌过柔情，没有丝毫的厌烦。这回，左小蜜还未张口问，他就主动说了：“弄影，我们的家快到了。”

她更紧地抓住古沐风的手，紧张地问他：“沐风哥哥，你说，爹娘他们会想看到我吗？”